

中古文獻語言論集

董志翹 著

漢語史研究叢書



巴蜀書社



四川大學「211工程」項目

漢語史研究叢書

中古文獻語言論集

董志翹 / 著

巴蜀書社
2000·成都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古文獻語文論集 / 董志翹著 . - 成都 : 巴蜀書社 ,
2000.4

ISBN 7-80659-071-4

I . 中… II . 董… III . 漢語 - 古代 - 文集
IV . H109.2 - 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22685 號

策劃組稿：陳大利 李 蕃

責任編輯：周道貴

封面設計：文小牛

中古文獻語言論集

董志翹 著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(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)

總編室電話(028)6656816 發行科電話(028)6662019

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

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(028)5183822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3.625 字數 304 千

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-1000 冊

ISBN 7-80659-071-4/H·7 定價：31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

《漢語史研究叢書》編委會

學術顧問：張永言 趙振鐸 向熹
主編：項楚
編委：董志翹 宋永培 經本植
 張一舟 伍宗文 楊宗義
 汪啓明 陳大利 李蓓
常務編委：董志翹 伍宗文
秘書：雷漢卿

目 錄

《高僧傳》詞語通釋	
——兼談佛教典籍口語詞向中土文獻的擴散	(1)
試論《洛陽伽藍記》在中古漢語詞匯史研究上的語料價值	
.....	(29)
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的詞匯特點及其在中古漢語詞匯史 研究上的價值	(43)
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疑難詞語考辨	(62)
敦煌文書詞語考釋	(88)
敦煌文書詞語瑣記	(97)
也論中古漢語詞匯研究中的推源問題	(113)
再論“進”對“入”的歷時替換	
——與李宗江先生商榷	(134)
試論古代漢語詞匯與日本語詞匯的比較研究	(146)
《漢語大詞典》閱讀散記	(180)
不知老將至，五年成雙璧	
——讀李維琦先生近作《佛經續釋詞》(董志翹、陳文傑合撰)	
.....	(192)

- 名物訓詁的好參考
——讀沈從文編著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 (201)
- 近代漢語研究的可喜成果
——《唐五代語言詞典》讀後 (張永言、董志翹合撰)
..... (220)
- 評《宋語言詞典》
——兼論斷代語言詞典編寫的有關問題 (239)
- 《觀世音應驗記三種》校點舉誤 (250)
- 《高僧傳》校點商榷 (281)
- 《高僧傳》校點商榷 (續) (298)
- 中世漢語中的三類特殊句式 (313)
- 中世漢語“被”字句的衍變及發展
——紀念《馬氏文通》出版九十周年 (329)
- 近代漢語指代詞札記 (350)
- 《切韻》音系性質諸家說之我見 (363)
- 附錄：
- 白居易作品中的口語表達 (入矢義高撰，董志翹譯)
..... (384)
- 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 (柳田聖山撰，董志翹譯) (400)

《高僧傳》詞語通釋

——兼談佛教典籍口語詞向中土文獻的擴散

朱自清先生曾指出：漢魏六朝時期“有兩種新文體發展。一是佛典的翻譯，一是群經的義疏^①。”漢譯佛典中的詞語的口語性較強，這已引起漢語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。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我國，大量漢譯佛典應運而生。出於爭取信徒、宣揚教義的需要，各個時期的譯者在文體及語言的選擇上盡量趨俗，以“不加文飾，令易曉，不失本義”為原則，正如胡適之所說：“在中國散文與韻文都走到駢偶濫套的路上的時期，創造了樸實平易（但求易曉，不加藻飾）的白話新文體，以至影響了唐以後的白話文學^②。”不過，這裏有一個問題應引起我們的注意，即：漢譯佛典的詞語（或詞義）是如何影響中土文獻的詞語（或詞義）的？換言之，即：漢譯佛典的詞語（或詞義）是怎樣在中土文獻中擴散開來的？近年來筆者在進行中古漢語研究的過程中感到，這是一種逐步的，由近而遠的擴散。率先受到影響的，便是一些與佛教有直接關係的中土文獻，譬如僧人的行記、僧人的傳記、寺院

① 朱自清《經典常談》，三聯書店，1980。

② 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上卷，岳麓書社，1986。

記、名僧學者宣揚佛教理論的論著以至兩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大量“志怪小說”中的“釋氏輔教之書”等等與佛教有關的文獻。這也就是為什麼《法顯傳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、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續高僧傳》、《宋高僧傳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往五天竺國傳》、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、《行歷抄》、《王梵志詩》、《寒山詩》、《敦煌變文集》以及《觀世音應驗記》、《宣驗記》、《冥祥記》、《集靈記》、《旌異記》等文獻口語化程度大大高於同時期的其他中土文獻的原因之一。一些通俗詞語（或詞義）在文獻中的出現和使用情況，可以證明這一點。例如“在後”是一個口語詞，表“後來”、“隨後”之義。最早出現於漢譯佛典，如：“有婆羅門在後來至，前白王言：‘唯我一人，獨不得穀。’”（吳支謙譯《撰集百緣經》，4—217）“在後來至”猶“隨後來到”之意。又：“長者聞已，心懷歡喜。尋敕其婦富那奇：‘我有急緣，定欲出去。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。’時婦答言：‘汝但出去，我後自與。’”（同上，4—222）“時此長者，有少急緣，竟不自施，尋即出去。殷勤囑婦：‘汝今在後當與食。’其婦答言：‘汝但莫憂，我後當與。’”（同上，4—223）以上兩例均“在後”與“後”相應，其意甚明。此後即出現於六朝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中。如：“龍王每作神變，國王祈請，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；在後涌出，令僧取之。”（《洛陽伽藍記·城北·聞義里》）至唐五代，“在後”使用已相當普遍，大多仍出現在與佛教有關的文獻中，如：“遂以葱韭散五臺上，便出山去。其僧在後將零凌香子散葱韭之上，令無臭氣。”（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三，開成五年七月二日）“山溪者，天台大師放生之池云云。在後貞觀儀鳳之中，敕下禁斷不教

漁捕，永為放生之地。”“或時圓珍對他試問天台義目，曾無交接，兩三度略如此。在後休去，更不談話。”（圓珍《行歷抄》）不過此時敦煌變文中也開始使用，如：“可昔心，錯鈍擬，在後兒孫不勘（堪）矣。”（《敦煌變文集·無常經講經文》）“遂即支分財寶，令母在後設齋供（養諸佛法僧及諸乞）來者。”（同上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圖一卷序》）“見我兄弟在外，慮恐在後讎冤（怨）。”“倘若在後被追收，必道女子相帶累。”“倘若在後得高遷，唯贈百金相殯葬。”（同上《伍子胥變文》）“王陵在後莫須憂，必拜王陵封萬戶。”（同上《漢將王陵變》）“臣聞陵又邂逅事急降胡，獲計未成，不久應出。母既非罪，伏乞寬刑，在後不來，臣即甘心鼎鑊。”（同上《李陵變文》）“公主時亡僕亦死，誰能在後喪孤魂。”（同上《王昭君變文》）敦煌變文與佛教的俗講有一定的淵源關係（其中佛教內容的變文，如《無常經講經文》等與佛教的關係更密切，而世俗內容的變文，如《伍子胥變文》等與佛教的關係略疏遠，但兩者在文體特徵、演出方式上基本一致，世俗內容的變文應是佛教內容的變文的擴展衍生），因而可以看成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跟一般中土文獻之間的過渡。而在“在後”一詞在一般中土文獻中使用，始見於宋代，《漢語大詞典》“在後”條的始見例引“竄蔡京儋州編置。及其子孫三十三人，並編管遠惡州軍。在後，蔡京量移至潭州。”（《宣和遺事》後集）

再如“建立”表“興建”、“建造”義，最早也見於漢譯佛典，如：“時達尼迦復作是念：我先結草庵，輒為樵人所壞。後作瓦屋，復違法王出家之體，今寧可更求好材建立大屋？”（劉宋罽賓國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，22—

5) 隨後就出現在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中，如：“時衛軍東亭侯琅琊王詢，淵懿有深信，荷持正法，建立精舍，廣招學衆。”（《高僧傳》卷一，“晉廬山僧伽提婆”，P.38）“遂度流沙，進到敦煌，於閑曠之地，建立精舍。”（同上，卷三“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”，P.121）“乃於寶縣之山，建立塔寺。”（同上，P.122）至唐代，也僅見於與佛教有關的文獻中，如：“行十五里到大曇法花寺。重閣於峻崖上建立。”（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三，開成五年七月四日）而在一般中土文獻中使用，時代相對較晚，《漢語大詞典》此義項下引《英烈傳》第六十回：“前者詔建宮殿，那禮、工二部官員奏請卜基，恰好在竇志長老冢邊。太祖着令遷去別所埋葬，以便建立。”

又如“所有”表總括，乃“全部”之義，最早見於漢譯佛典，如：“佛念吾等建立大志，能悉現我諸佛世界所有好惡。”（後漢支婁迦讖譯《佛說兜沙經》10—446）“所有衆生得受人形。”（失譯附秦錄《大乘悲分陀利經》，3—260）“所有諸佛世尊現在住世淨佛刹中及不淨刹。”（同上，3—272）“我取彼境界國土所有人民盡取殺之，願見聽許。”（苻秦僧伽跋澄等譯《僧伽羅刹所集經》，4—119）“彼所有衆事皆盡無餘。”（同上，4—120）“所有什物平等分布，設無什物當詣廣施之家勸令修福。”（姚秦竺佛念譯《出曜經》，4—623）“設我無常，掃所有財寶七珍之具勿妄費耗。”（同上，4—630）至唐代大量擴散到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中。如：“所有妝臺鏡奩之屬，咸悉持來佛前奉獻。”（義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卷一“九、受齋規則”）“東夏諸尼，衣皆涉俗。所有着用，多並乖儀。”（同上，卷二“十二、尼衣喪制”）“所有衣服、刀子、針錐之流，受已均分，斯其教也。”（同上

“十五、隨意成規”）“闡之內外莊嚴，所有寶物與菩薩堂相似也。”（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三，開成五年五月十七日）“敕下：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煉咒術禁氣、背軍身上杖痕烏文、雜工巧，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，並勒還俗。”（同上，會昌二年十月九日）從而又擴散到一般中土文獻，如：“所有損壞，隨即修理。”（《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》，P.328）而《漢語大詞典》“所有”條此義項下引《水滸傳》八五回：“兄弟，所有宋朝賞罰不明，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我已順了大遼國主。”及艾青《黎明的通知》詩：“打開所有的窗子來歡迎；打開所有的門來歡迎。”前一例意思有別，後一例時代太晚。由於以往辭書編纂比較重視一般中土文獻，不太重視漢譯佛典及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，忽視了一些口語性詞語的記錄是由漢譯佛典，經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向一般中土文獻擴散的過程，所以始見例的時代往往滯後。

一些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，雖然在文體上尚未完全脫出六朝時期的駢儷之風，但在語言上，特別是採用的詞語上受漢譯佛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。這表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是直接使用了一些最先出現在漢譯佛典中的口語詞（詞義）；二是如同漢譯佛典一樣，較多地吸取實際生活中的口語詞（詞義）。筆者曾經對《洛陽伽藍記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中的詞語作過統計，每書中都有數百個出現時代上早於一般中土文獻的詞語（詞義），而這些詞語（詞義）有一部分又更早地出現在漢譯佛典中。基於以上的認識，所以本文準備對《高僧傳》的部分詞語作一分析。梁釋慧皎所撰《高僧傳》，凡十四卷。全書收載自後漢至梁453年間257位高僧的傳記（附見者達274人），是目前比

較完整保留下來的最早的一部僧傳。我們知道，由於佛教東傳，兩晉南北朝時期之史書以僧人傳記最為發達，見之著錄者凡十數種之多，但後來他書大多散佚，所以《高僧傳》成了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同時也是研究政治史、社會史、中外交通史、文學史等的重要典籍。又因為是較早的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，受漢譯佛典詞匯的影響較大，所以也是漢語詞匯史研究的寶貴資料。筆者在通讀過程中，深感該書不少詞語受漢譯佛典影響甚為明顯，不少詞語在漢語詞匯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價值，故選取其中一些詞語，或結合漢譯佛典，或結合其他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及一般中土文獻，略作考釋，名之曰“通釋”。方家達士，幸垂教焉。

(一) 將必

漢永平中，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，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。通人傅毅奉答：“臣聞西域有神，其名曰‘佛’，陛下所夢，將必是乎。”（卷一，“漢洛陽白馬寺攝摩騰”，P.1）

按：“將必是乎”為推測語氣，意謂“或許就是此（佛）吧？”（在古文獻中，表肯定語氣者“一定、必定”義則用“必將”，如：“所以說之者，必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。”（《荀子·富國》）“秦非無事之國也，韓亡之後必將更事，更事必就易與利，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。”（《史記·魏世家》））此段文字，多處記載，《冥祥記》中作：“漢明帝夢見神人：形垂二尺，身金黃色，項佩日光。以問群臣，或對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其號曰佛，形如陛下所夢，得無是乎？’”（《古小說鈎沉·冥祥記》）“得無”表推測語氣，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。略早於《高僧傳》的《出三藏記集》作：“有通人傅毅曰：‘臣聞天竺有得道者，號曰佛，輕舉

能飛，殆將其神也。’”（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六“四十二章經序”）“殆”作為副詞，可表推測語氣，相當於“或許”、“恐怕”，如：“離外之患，而天下不靖晉國，殆將啟之。”（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）“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”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）而“將”作為副詞，亦可表推測語氣，如：“吾鷹所獲以百數，汝鷹曾無奮意，將欺余耶？”（《古小說鈞沉·幽明錄》）故“殆將其神也”之“殆將”為同義複詞。又“將恐”亦可構成同義複詞，也為“或許”、“恐怕”義。如：“將恐今之視古，亦猶後之視今也。”（《世說新語·規箴》）“將或”、“或將”亦可構成同義複詞，也是“或許”、“恐怕”義。如：“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，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？”（《古小說鈞沉·冥祥記》）“有記云，孫皓打試舍利，謂非其權時。余案皓將壞寺，諸臣咸答：‘康會感瑞，大皇創寺。’是知初感舍利，必也權時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。其後更試神驗，或將皓時。”（《高僧傳》卷一“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”，P.18）故《高僧傳》中之“將必”亦為同義複詞，表示推測。然“必”作副詞，一般表肯定、假設語氣，表推測，相當於“或許”、“恐怕”義的用法前人似未言及，故表出之。對此，中古有“必恐”一詞可作佐證，“必恐”亦為同義複詞，乃“或許”、“恐怕”之義。如：“越月，泓又至，謂燕公：‘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，必恐有取土於西北隅者。’公與泓偕行，至西北隅，果有取土處三數坑，皆深丈餘。”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七七“泓師”，出《大唐新語》）“一沙彌瓶鉢未足，來詣此僧，頂禮云：‘欲上堂，無鉢如何？暫借，明日當自置之。’僧不與曰：‘吾鉢已受持數十年，借汝必恐損之。’”（同上，卷九四“華嚴和尚”，出《原化記》）“是月四日，天津橋作鋪帖經，景莊

尋被絀落。某具前白主司曰：‘某早留心章句，不工書帖，必恐不及格。’”（同上，卷一七九“閻濟美”，出《乾鑿子》）“及（沈）約出，人問今日何不勝，約曰：‘此人忌前，不讓必恐羞死。’”（同上，卷一九七“沈約”，出《史系》）“近有敕許罷兵役後建置佛堂蘭若，若今邊事寧息，必恐奏請繼來，若不先議條流，臨事恐難止約。”（《唐會要》卷四八“大中五年十月十七日宰臣等上言”）“伏以臺司推事，多是制獄，其中或有準敕，便須處分，要知法禮。又緣大理寺刑部斷獄，亦皆申報臺司，倘或差錯，事須詳定。比來却令刑部大理寺法直較勘，必恐自相扶會，縱有差失，無由辯明。”（《唐會要》卷六十“貞元八年正月御史臺奏”）如果進一步探求“必”表“恐怕”義的來源，那麼很可能是從作連詞表“假使、如果”義上引申出來的。因為“必”作假設連詞的用法出現甚早，如：“必求之，吾助子請。”（《左傳·昭公十五年》）“王必無人，臣願奉璧往使。”（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）“王必欲長王漢中，無所事信；必欲爭天下，非信無可與計事者。”（《漢書·韓信傳》）《高僧傳》中，更有“若必”同義連文表假設者，如：“久聞此塔屢放光明，虛誕不經，所未能信，若必目睹，所不論耳。”（卷一“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”，P.18）“大士之道，利彼忘軀。若必使大化流傳，能洗悟蒙俗，雖復身當爐鑊，苦而無恨。”（卷二“晉長安鳩摩羅什”，P.48）因為“必”表假設，即帶有不肯定的義素，於此引申出表推測義，是順理成章的。這正如“或”，既可作為副詞表推測，相當於“大概、恐怕、也許”，如：“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”（《論語·子張》）“桓公朝諸侯之時，或南面坐，婦人立於後也。世人傳云，則曰

負婦人於背矣。”（《論衡·逢遇篇》）“是孤用君之本意也，或恐衆人未曉此意。”（《三國志·王修傳注》）同時，“或”也可作假設連詞，表“如果”義，如：“今大城陳、蔡，葉和不羹，或不充，不足以威晉；若充之以資財，實之以重祿之臣，是輕本而重末也。”（《賈誼集·大都》）“即不疑多有所平反，母喜為笑，為飲食異於他時；或亡所出，母怒，為之不食。”（《漢書·雋不疑傳》）

（二）凡在

（1）義理明析，文字允正，辯而不華，質而不野，凡在讀者，皆疊疊而不倦焉。（卷一，“漢洛陽安清”，P.5）

（2）詢設一難，亦謂遁不復能通，如此至竟兩家不竭。凡在聽者，咸謂審得遁旨，回令自說，得兩三番便亂。（卷四“晉刺沃洲山支遁”，P.159）

（3）復於寺內別置禪林，森樹烟凝，石筵苔合。凡在瞻履，皆神清而氣肅焉。（卷六，“晉廬山釋慧遠”，P.211）

按：“凡在”一詞《高僧傳》中三見，皆表總括，乃“所有”之義。此詞未見辭書收錄，略早於《高僧傳》的梁僧祐撰《出三藏記集》中亦見。如：“凡在三界倒見之徒，溺喪淵流，莫能自反。”（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六，謝敷“安般守意經序第四”，P.246）而六朝史書及文人文集中亦多見，如：“且佐非韋烏之職，吏本朝服之官，凡在班列，罔不如一。此蓋前令違而遂改，今制允而長用也。”（《宋書·禮志五》）“案禮：過墓則軾，過祀則下。凡在神祇，尚或致恭，况昭太后母臨四海，至尊親曾北面。”（《宋書·禮志四》）“伏惟陛下，龍姿風儀，光格四表，凡在黔黎，延屬象魏，願天地垂恩。”（《魏書·常珍奇傳》）“凡在氓隸，莫不

忭悅。”（《鮑照集》“征北世子誕育上疏”）“凡”表總括義，無須贅言。“在”表總括義，或來自於“在在”、“在所”。“在在”、“在所”最早出現在佛典中，總括處所，有“處處”義。作“在在”者如：“大人相滿，寶慧具足，在在現法，將導不逮。”（後漢支曜譯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—452）“得未曾有，在在難值。久思光顏，今日乃見。”（西晉竺法護譯《正法華經》9—22）“在在處處，有諸惡蟲，有若干種狐狸鼷鼠。”（同上，9—76）“比丘尼出城已，各作是言：若我等向餘方者，在在處處皆見驅逐，無得住處，我等今當隨世尊後去。”（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，22—330）“又見諸方在在處處，無數難思阿僧界，睹佛世尊坐道樹下。”（劉宋功德直譯《菩薩念佛三昧經》，13—801）作“在所”者如：“牽捉大象，舉鼻投身，在所無礙。”（西晉《大寶積經》，11—75）“其眼徹見，在所救濟，多所擁護。”（西晉竺法護譯《正法華經》，9—90）“神足之力，住不可動。學智慧強，靡所不入。今來至斯，在所開通。”（同上，9—112）“所出光明嚴淨之座，普曜法界，第一空界，在所周遍，達諸佛界。”（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《中阿含經》，1—593）“如是餘時，在所應意。若令滿得四天下寶，劫盡之時，理當消滅，復不得久。”（元魏慧覺等譯《賢愚經》，4—435）後又擴散到與佛教有關的中土文獻中，如：“故微言之室，在在並建。玄咏之賓，處處而有。”（《弘明集》朱昭之《與顧歡書難夷夏論》）可能由於這樣，“凡在”組合就有了表總括的功能。

（三）風領

自此以來，唯漢世有金日磾，然日磾之賢，盡於忠誠，德信

純至，非為明達足論。高座心造峰極，交俊以神，風領朗越，過之遠矣。(卷一“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”，P.31)

按：“風領”一詞，除《高僧傳》一例而外，《世說新語》中還有一例：“王右軍道謝萬石‘在林澤中為自道上’，嘆林公‘器朗神雋’，道祖士少‘風領毛骨，恐沒世不復見此人’，道劉真長‘標雲柯而不扶疏’。”(《世說新語·賞譽》)《漢語大詞典》收“風領”一詞，但僅列“寬大的毛皮圍脖”一義項，例引明劉若愚《酌中志·內臣佩服記略》：“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，則止許戴絨綺圍脖，似風領而繁小焉。”與本文所論者無涉。對於《世說新語》中的“風領毛骨”，張永言先生主編的《世說新語辭典》釋為：“謂體格輕舉，清爽超凡。”張萬起所編的《世說新語詞典》則釋為：“指人骨相氣派不凡。”均將“風領”與“毛骨”連訓，且僅述其大意。日本目加田誠譯注《世說新語》把“風領毛骨”譯為“風格といい、風貌といい／風格出衆、風貌出衆”。並注云：“風領，未詳。《世說新語補考》上には‘風範’、《世說音譯》には‘風標’と解している。毛骨，皮毛骨骼で風貌の意。風領，未詳。《世說新語補考》中釋為‘風範’，《世說音譯》中釋為‘風標’。毛骨，即皮毛骨骼，乃‘風貌’之意。”(東京明治書院《新譯漢文大系》第78卷《世說新語》下，P.588。昭和53年版)目加田誠將“風領”、“毛骨”分而釋之，一言其“神”，一言其“貌”，近是。

《高僧傳》中“風領”之含義，可從以下同類句子中探尋：

“性度弘博，風覽朗拔，雖宿儒英達，莫不服其深致。”(卷三“晉廬山釋慧遠”，P.211)“風覽”，風度見識之義。“深法師理悟虛遠，風鑒清貞，棄宰相之榮，襲染衣之素。”(卷四“晉鄒